

# 秋冬的杭州，迎来了远方的客人

□ 王莹涛

闲步西湖边，迎着轻风，看到一只只候鸟划过天际，与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，那动静交织的瞬间，怎能不令人心醉？

然而，这也引发了我的好奇：这些长途飞行的旅者，从北方起飞，跨越山川河流，途经无数城市，为何偏偏选择杭州驻足？

书本告诉我，候鸟的迁徙是一幅奇妙的自然画卷，它们循着季节的脚步，寻找适宜且安全的栖息地。而杭州，恰好成为它们的理想驿站。在这座气候温和的城市，山水相融，生态丰富，无论是广阔的西湖，还是静谧的钱塘江，都为这些飞翔的精灵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和自由自在的蓝天。

我内心却生出另一种答案。杭州拥有太多动人的传说：白蛇与许仙的断桥缠绵爱情、西湖三潭印月的神奇之境、梁祝化蝶的凄美与浪漫……这些动人心弦的故事中，唯独缺少一段关于候鸟的传说。或许，这些候鸟正是为了补上这一段空白，悄然来到杭州，为这座古城增添一段新的故事。

此刻的你，或许正在公司加班勉力工作，享受片刻偷闲；或躺在温暖被窝读着小文，抑或在茶几旁一边品茶夜宵，一边翻阅。不论身处何地，不论心绪如何，请记得生活不仅是工作和琐事。何不挑个周末清晨，暂时跳脱常规，与候鸟来一次别样的邂逅？或许，你将成为那段新传说的主角呢！

我住在富阳，阳陂湖近年新建。早在它还只是一片建筑工地的

时候，我就去探访过。当时的我和很多人一样——一个典型的宅男。无论是上学时的学校与家，还是工作后的公司与家，生活轨迹始终是两点一线。虽然身居杭州，真正让我关注到候鸟的，却是这几年的事。

我第一次与候鸟相遇，是一个晨曦微露的清晨。那天，听闻新公园湿地正在兴建，家里人都很兴奋，于是我们早早起床，驱车前往。到达目的地，只见一片黄土地，水沟错落，依稀可辨公园的轮廓。或许是休息日，工地上并无施工人员，只有蓝天、黄土、清水和一些新移植来的光秃秃的树木。

这时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一个人正趴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他身下铺着一块野餐布，手握长焦镜头。顺着那镜头的方向望去，才注意到工地中央的水潭中，两个白色的精灵伫立在那里，优雅而宁静。原来，他是候鸟的发现者和“捕捉”者。

伴随一声“好”，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我才了解到，他早上五点就到了这里，只为了记录这第一次的光临。那一刻，我心生共鸣，或许这不经意的一瞥，才是生命中最美的邂逅。

如今，我在滨江工作，自从阳陂湖建成后，反倒很少再去探访。尤其是秋冬时节，更是未曾一见。或许这个周末，是时候去走一趟了。看看如今的阳陂湖又吸引了多少候鸟驻足？我甚至已经在脑海中有了景象，晨曦伊始，伴随着日光的倾泻，水面不断被飞扬的鸟群点缀，形成一道道流动的诗篇。也许，我还

能再发现一个耐心伏地、专注于镜头前那片天地的身影……

当然，候鸟在杭州不止停留于阳陂湖。它们在西湖边浅啄、在钱塘江湿地歇息、在千岛湖林间跳跃。如果没有时间专程去看，何不在上班途中抬头看看，或许会发现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正好奇地打量你呢！城市中，幽静的小路、低调的绿地，甚至是天台的花园，都可能成为候鸟的天堂。

写到这里，我回想起今早上班时，走出小区的时候听到了某种不知名的鸟鸣，然后在过马路时，见到了鸟群飞过。这些若不写此文，我会迅速忘却，但是正是这些小插曲，为生活增添了一抹诗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可能早已是另一个角度的风景。

从西湖边的松鼠到遍布杭州的候鸟，书本上提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远景，从书中走出，成了现实，如今我们就漫步在这幅画卷中，或许这就是一个现代化都市可以得到的最大的赞许。

杭州人向来爱好自然，不少杭州人开始主动加入到候鸟保护及研究的活动中，许多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放下课本，亲身加入到考察中，对于这些在纸上显得遥不可及的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有朋友认领社区里的小森林作为保护区，有爷爷带着小孙子出门时看到候鸟，还会立刻讲些关于鸟儿的知识。无论是亲历还是耳闻，候鸟与杭州市民之间的互动都是充满温馨的小插曲。这让生活在钢筋水泥丛

林中的人们，重新认识到自然的美好。

杭州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成为了候鸟一个恒久不变的驿站。随着季节的更迭，它们就像清风，总在适当的时候轻柔地飘来，带来让人欣喜的消息。在这座城市，我们与这些四季旅者共享了宁静与美好。

我是在单位下班后，在工位撰写的稿子，当我停笔伸懒腰时，周边加班的同事正在为春节回家的事情讨论着。我忽然想到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又何尝不是候鸟呢？我的同事来自全国各地，或是黑龙江的、江西的、云南的、甘肃的……天南海北都有，在青春洋溢之时从各地历经千山万水，跨越山川河流，途经无数城市，唯独钟情于杭州。如候鸟般，选择在这座城市追逐梦想与归属。候鸟们找到停靠的地方，而我们的年轻职场人士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沃土。



## 恩波夜语

王莹涛，1994年生于杭州，从事游戏策划工作，热爱文学创作。小说在《野草》《学生家长社会》《富春江》等杂志发表，散文与评论则大多发表在《钱江晚报》《富阳日报》上。希望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。



## 一千零一爱

我坐在窗前的台阶上，倚在香格里拉的落地玻璃窗前，脸靠着玻璃，看着楼下秋水广场的喷泉。

石三要下楼去拿外卖，提醒我8点钟音乐喷泉会开始。我拉着他的手，不让他走开，我希望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总是与我形影不离。

石三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捏着我的脸，笑着说，3分钟就够啦！我才依依不舍放开他的手，仿佛来回需要三年。可他一走开，喷泉就开始表演，我想叫住他，却只听见关门的声音，无奈只能独自欣赏。

石三之前跟我说，从楼上往下看和在喷泉边上看的感受不一样，我也觉得不一样。在江边看喷泉，人挤人，像是烟火人间的热闹。从楼上往下看，看的那样清楚，一目了然。可假如独自一人欣赏，也有些无端的忧伤和寂寞。亦舒最会说了，她说一个女人寂寞就说“她比烟花寂寞”，喷泉和烟花类似，都是绚烂一时，看的是寂寞的绚烂。可我从前并不怕寂寞。

有刷卡的声音，石三拿了外卖进门来。我笑着问他，去拿了什么好东西？快来看音乐喷泉，果然是你说的准点开始。石三放下东西，陪我在窗前的台阶上坐下，我靠在他的膝盖上，他指着主喷泉说，过一会儿这个喷泉会喷得很高，大约可以和我们视线持平。“我们在22楼呢，有那么高吗？”我还没有说完，喷泉就配合着石三的讲述将水柱冲到了天上。我看着惊天高耸的水柱，

# 秋水共长天一色

伸手去量是否真的与我们高度一致。我与石三说，好像真的这么高呢！

石三打开刚才拿回来的外卖。“这是什么呀？”他把两盒晶莹的糕点拿到我的面前，一盒是动物形状，另一盒是糖葫芦形状。我笑着说：“这是给小朋友吃的吧！看起来好可爱。”石三举着两个盒子问我，吃哪一盒。我指了指糖葫芦形状的这盒。他打开，我拿了一串彩色的，一共四颗，淡绿、粉色、咖色、白色的组合。石三拿着外卖的单子给我看，说这就是儿童套餐。我一边吃一边纳闷，为什么要给我吃儿童套餐。石三笑着握住我比着水柱高度的手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个套餐挺适合你的，幼稚的小朋友。”我不同意，抗议着他跟我一起吃。

喜欢一个人，就想给她所有的甜蜜时光。

“这是白糖糕？”我记得石三说他喜欢白糖糕。“不是，这是冰糖糕，白糖糕是我们之前吃饭的时候我点过的那种点心，像年糕的口感，外面裹着白糖。”我想起，我也知道白糖糕，在南昌吃过很多回。“冰糖糕和白糖糕都很好吃，软软糯糯的，只是冰糖糕更剔透漂亮。”我边吃边评价。

“你可不知道，在我们小时候，冰糖糕可是奢侈品。一般情况下，也没得吃。我尤其喜欢软糯香甜的糕点，冰糖糕对我的诱惑很大。”石三看着我吃，我把冰糖糕递过去让

他咬一口，他摇摇头，说他现在控糖。我哈哈大笑：“你倒是知道控糖，可你晚上给我吃冰糖糕。”石三无奈，却狡猾地在我不注意的时候过来与我一同咬着冰糖糕。我不小心就亲到他的唇。他得逞，笑着说，只是想让你体验一下我小时候的美好感觉。我对石三说：“可你比冰糖糕还甜。”他笑着过来拥抱我。

那些我们没有共同经历过的岁月，石三仿佛想要通告诉我，生怕遗漏了一丝半点。时间匆匆，我们早已不是昔日上学的少年，当过往的辛苦成为今日的笑料，我们都已不再年少。我望着石三灿烂的笑脸，心想这个男人总是将他过往的一切絮絮地告诉我。可我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刻骨铭心的爱人，他们曾有7年的时光，他们憧憬婚姻，也期待美好的未来。分开总有千万个理由，可受过的人，爱过的时光却在人心里留下了痕迹。

石三过来看我吃不完冰糖糕，就把余下的吃掉了，他从不介意我吃过的东西。每次都是点我喜欢的菜和甜点，总记得我要吃什么。

是谁说的“世上哪来的那么多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。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你说的话我都感兴趣。你叫我听的歌我都觉得有意思，你所说的电影我都觉得有深意，你口中的风景我都觉得好美丽，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。”

我走过去，又粘在石三身上，他

笑我，“是谁说我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粘人呢？”没有回答他，我把脸埋在他胸口，问他：“隔壁楼的灯光秀，写着什么字？”

“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！”石三读着那行字，说：“也许我们这幢楼也写着什么字？我们反而看不见。”石三的角度刚好对望滕王阁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地方曾是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地方呢！可惜你在这里看不到秋水共长天一色了，从前这里不是稻田。”

从前？从前是每个人都回不去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我的石三有没有遗憾，而我是否能平息他的意难平。我跟他轻轻说：“石三，心有缱绻，望若初见。”石三问我在说什么，我说：“冰糖糕确实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”

高楼上的灯光秀，一直闪烁着“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”，在曾经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地方。



□ 娜娜（都市情感类故事写手）



## 少年时光

1990年，富阳县城的路还很小，车也不多，几乎看不到私家车，最多的还是载客的中巴车。只要你走在路边，车技高超的中巴车司机大多会炫技般，停到你身旁，热情地招呼：“不上上车？”

“是不是马上走？”“马上、马上！上车就走了！”

得到肯定的回答，上车后的乘客，十之八九会感到：又被忽悠了。没上车前，目的地在那不远的地方，行程是一条一直往前延伸的自行车道；上车后，目的地被污浊的车窗玻璃遮挡，行程也成了“缠绕的线团”。私人中巴车不把过道里的小板凳塞满乘客，他们绝不会有一点驶上营运线路的想法。总是在那条出城的道路不断上演“漂移”的车技，只为截住路边的潜在乘客。纵使中巴出城了，过了富春江第一大桥，还是会在各个村口停一停，招揽一下生意。更过分的是，实在找不到乘客，同一路线的两辆中巴车会把乘客集合到一辆车，我们这些乘客犹如货品一样，被这辆“卖”到那一辆车上。开车的与卖票的不是夫妻档就是父女档，夏天光膀子、冬天穿皮衣的司机，伶牙俐齿卖票的女人，无论车速多快，任何时候都会把脑袋探到窗外，反复招呼路上的行人。每当中巴车一遍

# 1990年的中巴车

又一遍地招揽生意，在路上反反复复前进与后退时，着急的乘客中总会出现抱怨声，车主也许早已习惯了这类场景，也有了应对的话术。“等一等！不着急！赚点钱不容易！很快就走……”机关枪似的回应，总给人一种难以招架的感觉。

常常上了中巴车，我会习惯性地强迫自己微微闭上眼睛，用打瞌睡来麻木自己。也许，只有麻木才能忍受闷热、逼仄、摇晃的车厢环境，才能度过这无望而又无助的一两个小时的旅程。彼时的村民，大多还克服不了晕车，“过山车”般的中巴车，常常会把人快速晃成昏昏沉沉的状态。每每一路上车，就能看到几个脸色铁青的人，只见他们眼睛直溜溜地盯着前方，双手紧紧地拽着车上一个部件，紧张的呼吸着。这个时候，经验丰富的售票员，往往会递上一个塑料袋：“实在不行，要吐也不能吐在车上。”晕车人的坚持，往往会被一个急刹车所击败，伴着“滋——”的刹车声，“哇——”的呕吐声喷薄而出。如果趴在车窗朝外吐还好，如果真的是吐在塑料袋里，那气味飘散开来，不晕车的人也有了三分晕车感。

所有人都希望能快一点结束这趟旅程，但车老板

却希望路程更长一点，人能多拉一个是一个。安静的车厢内，在叮呤咣啷的汽车零件交响曲上，只剩下了驾驶员与售票员大声的交流声。他们两个就像是参加汽车拉力赛的赛车手与领航员，随时都在交流，与前车相距多远，下一个村口停多久，现在是几点，路边乘客有没有……每当听到这些，乘客大多更保持了一种安静感，就怕多一嘴就干扰到中巴车老板的生意，无故招致一轮言语数落。

没过多久，富春江第一大桥南头的汽车南站建立起来了，营运中巴车也只能老实地在车站里接客了。乘车相比之前肯定方便了不少，但多了一趟城里到南站的行程，使漫长的旅程无故又增加了一段“黄面”的时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乐于乘坐江上的客轮，还是在于坐中巴实在不方便、不舒服、不经济。当时坊口方向的中巴车，一般的线路都是大田至富阳，纵然是坊口自己村里的车子，也是这条线路。也许，这条是最恰当的营运线路吧，能拉到最多的乘客。我为了坐车，一般都需要打个摩的到镇上的路上等大田方向的车；到了南站后，还要急冲冲地挤个“黄面的”……全程都在紧张的等车、上车、下车过程中重



## 山居图中

# 冬剪一园树



□ 徐军（地方文史爱好者）

周日下午，我和妻子回到青山头，目的就是要将竹林西面果园里的几株桃树、李树和桔子树修剪一下。

母亲得知我要修剪果树，很不放心，说桃树不是冬天修剪的吧。我左手拿果木剪，右手提着小锯子，回应母亲说，放心吧，我学了很长时间了，知道什么时候修剪。然后我又喊上父亲，让他跟我去修剪果树，主要是想让他学习一下，以便今后他可以自己修剪果树。

前段时间，我花了不少时间在网上学习如何修剪果树，了解修剪技巧。什么“南不留上，北不留下；东不留低，西不留高”；什么“剪上不剪下，剪外不剪内，剪强不剪弱，剪吊不剪梢”“大枝少而稀，小枝多而密，上空下不空，外空内不空，小空大不空”。那些修剪小视频，我一有工夫就看，有的还要回看多遍。

我一边看，一边想着自家园里果树的情况。我总算有点弄清楚了，为什么我家的果树产量低，果子品质差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从不修剪，任由果树自由生长，是最原始的粗放型管理。

有一株枇杷树，居然有五六个分枝簇拥在一起，彼此竞争，抢夺养分，却不结果。这都是因为我不懂得选定领导枝，培养结果枝，去除杂枝。

有一株李子树，枝繁叶茂，可去年只结了一个果。我学习后才知道，原来是所有枝条都是直立的虚旺枝，缺少斜生的结果枝，而我又没有及时把枝条往下拉。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虚旺枝。

我家的几株桃树，都是开心型的。我看了视频后才知道，这是因为我未对果树进行前期管理，没有及时培养主干，通过修剪来给桃树定型。

本来，我可以在秋天时对我家的果树进行修剪。可是为了能把修剪技术掌握得全面一点，修剪的能力再提高一点，视频一看再看，居然从秋天拖到了冬天。

我想再拖下去，可是要过年了，要进入春季了。春季修剪肯定不如冬季修剪好。于是，我就抽了时间硬着头皮赶到青山头。

到园里修剪果树的是三个人，我、妻子和父亲。我负责修剪，妻子负责给我拍照片和视频，我父亲呢，我之前说过，想让他学习一下如何修剪。

我开通了抖音，我在抖音上发布的几个视频都跟劳动有关，砍竹子、锯竹子、扎篱笆、种茶叶，这次我想拍一个如何修剪果树的短视频。

到达现场后，我开始修剪桃树。妻子则根据我事先的要求，开启了视频。不知道是我看不惯镜头，还是没有准备充分，总之面对桃树，我竟茫然失措，无从下手了。什么背上枝，什么背下枝，什么去粗留细，我发现眼前的桃树和视频中的桃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些枝条，好像都差不多，剪这根也不恰当，剪那根也舍不得。我犹豫了半天，才剪掉几根枯果枝。

妻子终于看不下去，说挺立向上的几根大枝条可以先剪掉，那么高，即使有桃子也摘不到，修剪要懂得回缩。听妻子说回缩，我很惊讶，我说你怎么那样专业。妻子说，她之前看了不少修剪果树的视频，还做了点笔记，只是那本笔记本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。

于是我踩在凳子上锯掉过粗的枝条。我照着视频上介绍的，贴着枝条的根部锯除。父亲看到后提醒说，不能那样锯的，要适当锯高一点，现在是冬天，剪除的地方有可能要枯死一截的。我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，于是照父亲讲的做了。父亲说，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桃树林里干过活，看过别人怎么修剪桃树。

我这下胆子开始大起来。每剪一处，都会先征询一下妻子和父亲的意见，他们认可了我再动刀剪。到后来，我自己不动脑筋了，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剪。

我还开玩笑说，这叫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。妻子笑着说，不是三个臭皮匠，是三个半吊子吧。

忙碌了一个下午，我们终于把园里的果树修剪完毕。我本来还想着修剪一下围墙外的几株柿子树，被妻子阻止了，说今年的试验就到此为止吧。



□ 金伟兵（正团职军转干部，音乐爱好者）

复又重复，让人有一种长途旅行的感觉，而其实这只有短短的20公里！

当年的中巴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新能源的公交车已疾驰在城市与乡村的道路上。烦躁的中巴车厢，也已被舒适的公交车厢所取代。如今公交车的主力变成了老年人。已随子女住在城里的老年人，早上出发到村里，傍晚带着瓜果回城里，仿佛是另一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当年这些晕车的村民，虽然身子骨在慢慢变老，但在公交车上，早已没有了当年中巴车的窘迫感，经常还能身心轻松与同行的老年朋友高谈阔论一番。以致好多人说老年人的信息中心，一个是老年协会，还是一个就是公交车厢。